

# 鬼悟

上、下

(英) 威而司著

商务印书馆印行

# 鬼悟卷上

英國威而司著

閩縣林紓  
吳縣毛文鍾同譯

## 第一章

一日黃昏中。班白希司之牧師卜魯司。一人徘徊於空庭之上。似側耳聽其妻。趣步登樓。閉其窗戶。又閉其浴室。嚴局臥室之扉。厥狀似就枕矣。卜魯司俟至數秒鐘之久。乃徐歸書室。息其電燈。自然小燈於案上。陳素紙數葉。以兩指執鉛筆。直豎紙上。已而指動。其始徐徐然。少須則向上作一曲綫。書時以目向室之隅。隙黑影之中。似有所覩。已而釋去。二指將令此鉛筆自動。顧乃不爾。筆立墜於案上。卜魯司將已書之紙燃電燈觀之。純爲曲綫。初不能得。

其要領復燃電燈伸紙於案向隅陬言曰不必更爲曲綫請作書示我久之無聲牧師曰果此法不便者請爾示我以自由之道俾得陰陽相通而無梗然筆仍不動牧師投筆而起歎曰吾術終不能通鬼神爾復伸紙視之曰此必鬼中之畫師爲之非復通文之鬼此曲綫吾終不之辨亦大憾事於是仍伸紙於案以手叉其頸言曰鬼神是否可通實爲吾宗教中之大關鍵不可不一叩其扃且吾今年已三十歲果於神道一無經驗胡足以啓發常人且心中所疑者不關教門中之禮節及天堂之高寥地獄之幽僻凡此紛紛者均皮附之談一無足取蓋基督教之根本卽神附人身者且聖經所言亦有令人生疑者經言人批吾之左頰批後須以右頰承之且上帝之對女子言吾於女輩初不苛責其嚴加痛斥者

則僞善詐慈之人耳。果如上帝所言，則世界斷無戰事，何以征伐。頻年喋血，不厭彼女子。果爲上帝所重，胡爲被人殘虐，至於不復。人格上帝既惡僞善之人，則僉王宜殲其種類。胡爲尙盈惡而不改。然則吾經之所言，大別於人之性理，宜乎讀者不解。所謂吾旣蓄此疑，累夜不決，故欲干神鬼以釋吾惑。正於此時，見爐上鐘點已過夜半，乃立藏其紙。卜魯司者，偉男子，眼光閃爍，極聰明人也。且慈祥之氣，見於眉宇，似生平不爲狙詐之人。此時旣藏其紙，息燈登樓，初盼其妻沈睡耳。已見其妻，乃未寢，呼曰：癡兒！卜魯司趣日宿吾衾枕寒也。

## 第二章

牧師之居此山麓之上。其後皆密林，去所居可三百碼外，則爲村

長加來芙所居牧師之樓。低於村長。然較之他牧師爲寬綽。村長之門前爲平原。而小阜湧起其前。於是禮拜之堂咸隱而不見。一日下午。牧師復檢曲綫之鬼箋藏之。出而游散。少須卽歸。見屋中爐火熒熒。茗糗已陳。自以爲樂。計舍去。牧師當窮究治生之術。必無此安富尊榮之時。因臨窗外望。秋色赭葉。隨風而落。心神適然。忽聞其妻呼曰。卜魯司汝於馬利亞未入室時。胡不與我接吻。牧師不悅。以爲五年相處。乃不能消磨其儉荒之氣。可憾也。妻名娜拉。出身本自市僧。家人以售雞子菜蔬爲生者。牧師初見娜拉。家已小康。而娜拉顏色瑩白。賦媚動人。卜魯司竟屬意焉。旣娶之後。牧師漸生厭惡。然娜拉之愛牧師。日益加親。唯儉氣初不能改。而天真爛漫。見人無猜。村長尤禮重之。而村長之女西伯爾亦村長。

所愛故恆盼其與娜拉往來以娜拉之故村長則舍其故宅俾牧師居不取屋值牧師雖傳道於村中然村人之禮牧師尚不及其愛重娜拉真率無僞故恆樂與酬酢近數月來娜拉心怪卜魯司不笑不言長日恆閉門獨處似有所念娜拉亦不敢問防觸彼之怒一日牧師將與娜拉接吻而女侍馬利亞以茶具進娜拉防夫婦親吻爲女侍所見卽莊容謂之曰汝烹茶熟乎答曰熟匆匆出戶而去方其親吻時裙幅微翻半脯露其瑩白牧師急爲掩之娜拉曰夫婦相見卽露吾胖亦不爲穢牧師曰事固尋常然爾我親暱之狀不欲使馬利亞見之娜拉曰此焉干彼事牧師曰汝當知身爲傳教者之妻爲人表率馬利亞多口果向村人述之寧非穢辱娜拉舉茶向牧師曰馬利亞亦恆與人接吻汝不嘗告我耶牧

師曰馬利亞非牧師之妻雖狎人不之斬。娜拉曰我自循其本來之面目耳。我出身微賤。父爲裨販。母氏助之卽與吾夫親吻此亦常事。人人何至以禮家責我。牧師不悅。娜拉亦自飲茶。言曰汝似以我爲偷荒而吾意則但尙情愛。果爲愛我亦何偷之疑。須知吾吐屬雖俗而容色似過尋常。牧師曰汝佳人豈尋常之可擬。唯爾貌過美偶我貧瘠之牧師似屬非偶。娜拉曰我身爲爾妻矣。從一之義萬萬無非分之思。至於非偶之言可以不出諸口。牧師曰汝勿怒我。娜拉曰吾焉敢怒。但心頗疑爾之冷僻。汝何以遲之。又久始行歸寢。夜坐何爲。牧師此時心念果能與鬼相接。彼此通辭。則牧師之筦人靈魂始爲稱職。否則寧謝去主教不爲。今當與娜拉商定其去留。因曰吾近來欲試驗與鬼通辭。故必以夜中爲

之。因之失眠耳。娜拉曰。愚哉。汝直夜鳴之貓頭鷹。且汝求與鬼通。亦恆見鬼乎。牧師曰。雖不見。仍思見之。且欲令鬼作書示我。娜拉曰。鬼果能書乎。牧師曰。但能作曲綫不成一字。娜拉曰。此曲綫即鬼書乎。言時毛髮悚然。時室已昏闇。娜拉卽起燃燭。燭明下其簾。言曰。汝以手加吾肩以鎮吾神。今試問汝。何爲必與鬼通辭。牧師不答。少須言曰。此事無成。吾將謝去牧師之責。娜拉曰。勿妄語。汝之辭職。詎爲鬼所逐耶。牧師曰。鬼事已歷歷言之。今且言吾事。吾決謝去牧師之職。娜拉曰。何謂也。牧師曰。吾心緒日歧。不能更爲牧師。娜拉曰。汝決謝去教門事矣。曰。然。曰。請言其大略。牧師遂揭舉其心緒。告之娜拉。娜拉飲茗靜聽。已而言曰。汝勿拘其成見。以高論聳人。凡出話當。使人洞悉方爲近理之言。因按鈴撤茗具。謂

牧師曰。胡不少遊。與人夜話。拘守鬼區。令人悒悒無歡。

### 第三章

牧師曾以此言告之加來美。又告之老同學伊得卜魯。伊得卜魯少時曾與牧師在牛津大學中共其筆研。故二人各據胸臆。無復回隱。惟卜魯司少近迷信。而伊得卜魯則洞明哲理。故意見恆不相合。牧師邇來見地。亦漸與伊得卜魯陰合。以伊得卜魯之見爲然。欲就而正之。雖伊得卜魯以報館主筆事在百忙中。而牧師亦就而取正。伊得卜魯報書力勸無辭。牧師以爲用當其才。唯社會中人不能濬以哲理。僅能和光同塵而已。且與衆言。但以彰善瘅惡爲宗旨。持論萬勿過高。高則難悉。牧師者道德中之警察也。趣其去惡就善。若高言哲學。彼泯泯者。又胡能徹其中邊。吾輩研窮。

哲學自管約其身萬難望之彼輩爾日就天良中行事以溺職爲  
慚吾心甚佩爾之厚道牧師得書後卽往訪村長村長其表兄也  
以村長有藏書樓牧師日必一造造時恆在九點鐘時晚飯後村  
長恆獨坐觀書或飲酒牧師每乘此時造訪加來美者爲稗酒公  
司之總辦又力兼數處公司長日已匆匆且爲市政公所董事並  
國家農學會之幹事尤在鄉中拓一農事試驗場年近五十長牧  
師二十年無子但有一女牧師欲述所懷顧不敢遽出諸口防觸  
加來美之怒旣近書室言曰兄若少閒能容我作片刻之談乎村  
長曰吾甚悅見汝牧師曰汝不以我爲擾乎村長曰忙後少閒此  
時正宜夜談村長短小精悍睛黑而言質似無禮衷而黑髮已有  
二色及見牧師入卽傾酒杯中進之牧師曰今夕頗不思飲村長

曰。此非耶穌悔過之期。何必不飲。凡人心思不同。汝爲無謂之謙。  
吾不能不加質問。牧師曰。此來固有欲白之言。不敢以酒自亂。幸  
兄恕之。村長曰。試吸雪茄。牧師曰。兄在百忙之中。無暇聽我瑣瑣  
而談。今請以徑直說之。吾今欲謝去牧師之職。村長亢聲曰。汝尙  
不適耶。牧師笑曰。所居良適。然過於安舒似爲非分。村長曰。請言  
所以。且吸雪茄。且聽其言。牧師曰。吾去留之事。請兄先爲我決之。  
村長曰。汝爲此言。直以我爲愚妄之夫。牧師曰。兄何爲每七日必  
赴禮拜之堂。村長曰。吾至此。欲以軌範示人。牧師曰。兄旣不能詳  
究教中微旨。何能爲人軌範。村長曰。汝乃憤憤教中。固有微言。人  
人宜知。然爲勢不及。今但能以形式使人慄懼。用以佐刑政之不  
及。譬如國有戰事。殺人傷及人道。然殺惡人以全善人。此亦教門

救人之意。且禁止飲酒之事。此亦牧師之責。酒能亂性。故教中亦引爲厲禁。其他勞動之人。牧師尤宜勸止其勿罷工。工罷則足爲度。支之梗。牧師曰。然則旁門之教。兄亦以爲是乎。村長曰。汝且飲酒。勿論正教旁門之事。卽屬旁門。亦屬勸人爲善之言。汝輩在講臺中。可以分析。若在私居評論。則無正僞之別。但使入堂之時。萬人同心。知有國家。則教力之輔。人已自不淺。牧師曰。何爲能輔國家。村長曰。宗教之力。能調和不平等之人事。所以人人供養牧師者。正爲是之故。牧師曰。兄之所言。固無關於我之去就。蓋人旣懵懵。與之說理。又焉能入。村長曰。今勿問靈魂是否可以上升。但問國家立此教宗。是否用以勸人爲善。牧師曰。兄言固有理。唯吾之私見。則謂不能匡人於善。終爲貌充傳教之人。村長曰。汝果至幼。

稚之園能以哲理啟迪。顥蒙耶。亦唯神鬼之談足以悚懾耳。汝試觀聽講之人。腦力如何。如漢白雷夫人及卡忒鎮匠。汝能以理開悟之否。等而上之。如茂雷低司女士麥肯西夫妻者。見地固高於二人。然非知道之倫。爲爾計者。遇何等人。作何等語。可爾。牧師曰。此事最難。基督教門之要旨。無論何人。必須拯拔其靈魂。登上界。非隨遇而安。虛與委蛇。之比。彼教堂之人。似以我爲真能傳教者。故言無不信。果無驗者。又將奈何。村長笑曰。汝何癡耶。木屐之時代已過。殺長救人之事。消歇矣。汝尙欲以古道行之。未造耶。今日之傳道。隨時而趨。譬如聖經所言。人批吾頰。當以右頰承之。此尙能行於今日否。且經對女子言。吾決不加苛責。亦決不行此理。甚高。無如萬難行之於今。汝卽以此之故辭謝。不爲一何其懲汝。

果能兼參科學使人人有所利賴以自生則亦不至於爲惡牧師曰兄之所言終屬我所不至今試問我昧良任此教職其收局當如何村長曰如我所言行之萬不至如景教徒之外謬久之牧師無言忽曰敬謝吾兄箴言村長曰汝且祐其妄念勿務高深以汝之爲人足以勗人爲善至於鬼神之道萬萬不能闡揚以誘愚蒙牧師興辭村長曰汝能至吾女客廳一坐乎今日有烏拉女士與吾愛女閒談烏拉亦汝所素識至吾家恒問訊及汝牧師曰甚感其人之繫念本宜與之一談因吾心緒潮湧無有寧靜之時不能更與是人接矣遂出門而去村長曰止汝亦曾觀牧師之趣劇乎今日聞汝之言吾不禁追思及之牧師行可數武村長臨門呼曰汝幸勿忘其道路

## 第四章

牧師既歸。自念生平知己。僅有伊得卜魯及加來芙二人。聲應氣求。預計今日所言。必加采納。不料二人之作答。雖殊其不稱己意。則一。雖然。吾之質問。本非取決於其人。蓋辭意已決。今竟爲二人所簧鼓。寸心亦微覺其無主。詎因此樓居之美。貪戀之心忽萌。遽變吾之宗旨耶。此決無之事。今但有二事。舍去夏屋不居。辭此牧師之職。覓取至苦至貧之地。助人爲善。則庶幾不負吾之初心。歸時與娜拉商之。娜拉曰。爾果不爲牧師者。又別操何業。牧師曰。吾尙可以教育自活。兼市其文字。吾常與沃司波得大學校中故交。商定改業之事。獨未知汝能忍貧而從我否。娜拉曰。我胡不能。唯患爾有神經之病。牧師不答。且出女爲之。加外套。言曰。吾觀爾面。

似教堂。窟窿中人。凡人固有心緒。安能揣度。唯願爾勿爲。莫須有。  
之事當心。則得矣。牧師啓扉。言曰。何事足當吾心。娜拉笑曰。譬如  
吾隨人私奔者。此爲大辱。則當心得矣。舍此又何戚戚之有。牧師  
笑曰。汝心如金石。決不行此。娜拉亦笑曰。吾心悅安。常處順之人。  
如爾趨怪走奇。固不之屑。牧師匆匆自出。心念與鬼通辭。事固冥  
渺。唯人於死後。如何能宣暢其理。則牧師之詔。人爲善始無媿色。  
且人生世上。道德文章。焜耀一時。詎一死卽歸泯泯耶。生死之關。  
不爲之破。則爲善爲惡。同歸一致。如何足以勸懲。方近花園之門。  
見門外有一女子。匆匆迎面而來。視之則烏拉也。烏拉之識牧師。  
特爲面交。非屬關心之友。此來亦不必屬意其人。今日竟鵠候於  
道左。烏拉美麗而溫柔。其心情真實無僞。且所著之衣裳。不爲時。

賞然亦甚。研究性靈之學。今日候已。或足借以商確所懷。牧師卽近而迎曰。幸蒙女士延候於此。吾聞加來美言。女士時時問我。烏拉見牧師面如其心的爲端士。故亦喜與相見。女曰。吾聞牧師方研究靈魂之學。彼此可以商量。今牧師是否親赴村間。牧師曰。然。卽出園門。引女之手。言曰。聞女士近日亦研究靈魂之學。女曰。然。聞牧師亦留心此種學問。牧師曰。吾意將與神鬼通辭。然學淺識微。不能得其柄握。女曰。此事雅有殊趣。牧師見烏拉出之誠懇。知非謗已者。卽曰。此事尋幽逐微。想女士必以我言爲妄。烏拉曰。天下能精心獨造者。雖小事亦須加以全力。今先生先自妄其所爲。則謂之不誠可也。牧師曰。吾固未嘗玩忽其事。方且虔禱上帝以助余。烏拉曰。知之然非專一之心。亦萬不能致神鬼之來格。且須。